

歷史與空間

孫貴領

文化散文大家黃裳

有一句成語叫「著作等身」，是說一個人的著述極多，疊疊起來可與其身高相等。實際上，現在此語已經演變為一句形容詞，就像說一個女人美若天仙一樣。人的一生中哪能有如此的創作數量呢？

有的。黃裳就是這麼一位著作等身的人物。黃裳生於1919年，卒於2012年。祖籍山東益都（現青州市），原名容鼎昌，滿族。筆名「幾及百數」，但以「黃裳」最為聞達。

黃裳先生是一位傳奇人物。早在抗戰期間，他奉國民政府之命，出任美軍翻譯，奔波於成都、重慶、昆明、印度等地；抗戰勝利後，擔任文匯報報社特派員，常駐重慶、南京；解放後，任《文匯報》記者、編輯、編委等職。1949年奉調北京，擔任軍委總政越劇團編劇。1951年又調中央電影局上海劇本創作所任編劇。1956年重回《文匯報》任編委……這樣跌宕豐厚的閱歷，又有一支生花妙筆伴隨，黃裳先生的文字怎能不引人入勝？

說黃裳先生著作等身，絕非過譽之詞。先生一生出版專集數十種，散文、雜文、劇評、遊記、讀書隨筆、譯作等等，無一不涉獵，無一不精湛。舉凡山川風物、歷史人事、清雅書話、珍本題跋等，歷歷如繪，娓娓而談，情理交織，文采斐然，看得出他作為當代華語文壇一流散文大家的豐厚學養和卓著才識。主要著作有：《榆下說書》、《榆下雜說》、《銀魚集》、《翠墨集》、《河裡子集》、《春夜隨筆》、《過去的足跡》、《拾落紅集》、《獵人日記》、《歌略夫里奧夫家族》等，不勝枚舉。

2006年6月，由華東師範大學主辦、安徽教育出版社協辦的「黃裳散文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來自中國作協、人民日報、文匯報、上海作協、復旦大學、華東師大、南京大學等單位的數十位知名作家、評論家欣然與會，暢談黃裳散文的傑出成就和意義。黃裳在南開中學的同窗、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和著名表演藝術家黃宗江，極褒黃裳散文才情與學養逸倫，不僅汪洋博雅，而且「蕭散淡水，自成境界」；著名作家與報人李輝關注、研究黃裳多年，稱其閱歷豐富，文章瀟灑，堪稱最後一位滿腹經綸、才情縱橫又漫溢着傳統文人雋永韻味的「風流名士」；知名出版人兼學者鍾叔河將黃裳視為「五四」以後第二代散文作家中「最有學有術」者，「才、學、識都臻極致」；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著名散文家王充闢對黃裳散文的藝術與文化價值作了系統而全面的論述，指出他不僅是當代文化散文的第一人，而且因為其在散文、雜文、隨筆、書話、新聞、戲曲藝術等多個領域的博大精深，而成為當今文壇和學界的一個卓然「異數」。

黃裳先生的創作，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書話。先生鍾情版本目錄之學，探賾明清典籍，尤見功力。於古於今，無隔膜之感。所談「善本」、「孤本」，多真知灼見，談書之餘，又夾雜着個人的感慨，多了一番徘徊往復的風致。而言及現代諸文人軼事，則洗練沖淡，以人生為書，以書為人生。黃裳數十年契友、著名畫家黃永玉評論黃裳：「心胸是一件事，博識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個幾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淵從容步出的，原本有快樂坦蕩天性的山東人筆下，自然會形成一個文化精彩排場。」知己之言，確實貼切。另一類為遊記。他的遊記並非只是旅遊風景，而是熔「山川、歷史、人物」於一爐，在風景之餘將筆墨置於歷



■黃裳先生著作等身。

網上圖片

史煙雲之上，尤為着意碑刻與古蹟，讀來別具滄桑之感。其視域既雄放闊大，又注重歷史細節，深情冷眼，文簡質腴，構建了一個極具魅力、巍然可觀的「人文風景」。邵燕祥先生稱黃裳為真正「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者，誠哉斯言。

我與黃老有一面之識。1987年，山東省青州市委、市政府在上海衡山賓館舉行同鄉聯誼會，黃老以故鄉人身份赴會，同去的還有其胞弟、上海文匯報主任記者容正昌。中午照例宴請全體鄉黨。我幸與黃老先生鄰座，席間曾有簡短對話。印象中，黃老沉默寡言，可能因為有點失聰，一問一答而已，沒有深談。

我所藏書中，有黃裳先生的《黃裳書話》、《舊戲新談》、《插圖的故事》、《珠還記幸》等。因為我主攻隨筆與雜文，對先生那些痛陳利弊、秉筆月旦人物、直抒世道炎涼的犀利文字，偏愛有加。比如《舊戲新談》這本小冊子，讀後就有撫掌稱快、酣暢淋漓之感。書中文章出自《文匯報·浮世繪》專欄，於1948年結集出版（我所購得的，是北京出版社2003年出的《大家小書》）。一則《錢梅蘭芳》，足見他快語利落：「我想到梅曉華五十餘年的舞衫歌扇的生涯，垂老還在舞台上做戲娛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確大大不如從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轉的控制自由，時時有竭蹶的處所。」奉勸梅先生「收拾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這些算得上尖酸逼人的刻薄話，卻也未失意氣風發的可愛。黃裳先生也在「後記」中說：「對今天人們已經公認為藝術大師或著名演員，我都曾按照當時自己的認識與水準，作了並無顧忌的評論。」這種我手寫我心的立場與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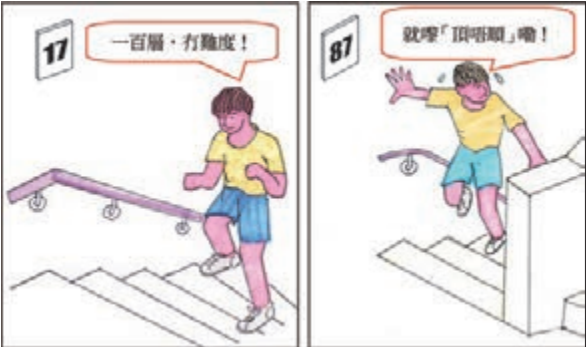
唯桑與梓，必恭謹止。黃裳先生雖然1919年生於河北，但所出的書籍中，凡有個人簡介處，均填「山東益都人」。1950年冬，先生從香港回北京，沿膠濟路途經青州時，曾下車在月台上停留片刻，那是他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40年後的1989年冬，先生應青州報社的邀請，回故鄉探望。「現在總算有機會回故里一轉了，正是值得高興的事。」在青州，黃裳參觀了李清照紀念館和范公亭公園，還有《紅樓夢》裡提到的衡王府（牌坊）。後經青州北城，先生正惋惜「這是我祖居的地方，好幾十年不通音訊，不知道可還有親屬住着，來不及尋訪」。不想第二天，在友人的幫助下，竟然找到了他的一位77歲的堂兄，而且還住在祖遺老宅子裡！「在觸目皆是拆建的新宅群中，這一排老屋竟自保留了下來，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不獨晤見了親人，而且得見祖輩居住的屋宇庭院，不能不說是此行的一大收穫」。

對於黃裳，「夫子之牆數仞」，不要說對等交流，就是做出客觀判斷，在下也「不得其門而入」。我只能引孫郁先生的話作為結語：黃裳的書，「讀之如清風明月，林中甘泉，良多趣味，能不令我輩珍愛乎？」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頂硬上」不就是「迎難而上」嗎？



舊社會中，咕喱¹會在幹活時同聲高唱以下歌謠，以鼓勵大家眼下即便艱辛，甚或幾近支撐不住，但為了生活仍須堅持下去：

唏呵唏呀，唏呵唏呀，鬼叫你窮呀，頂硬上；唏呵唏呀，唏呵唏呀，鬼叫你窮呀，頂硬上……

頂：動詞，表示支撐、抵住；支持局面，使不崩潰。硬：副詞，硬是，表示堅決。

上：動詞，表示繼續、趨向、完成。

「頂硬上」指雖則力有不逮或已接近能力的極限，卻勉強地堅持下去。

示例1：冇人想日做夜做嘅，屋企成寶²仔女咁可以點嘢，大唔食細都要食，唯有「頂硬上」囉。

【沒有人想日幹夜幹的，家中兒女成群那能怎樣啊，大人不吃小孩也要吃，唯有硬撐囉。】

示例2：小明參加咗校運會五千米，可能有乜操練，見佢跑到死吓死吓咁咁，呢個時候場上有個同學仔大嘅³：仲有一個圈咗，「頂硬上」呀！

【小明參加了校運會的五千米賽事，可能是操練不足，看他跑至半生不死的模樣，這個時候場上有位同學大喊：尚餘一圈，要撐住啊！】

示例3：做藝人真係唔容易，竊⁴樹成三樓咁高，劇情有需要嘅話，明明畏高都要「頂硬上」。

【當藝人真個不容易，有棵三樓樓層高的樹，劇情有需要的話，即便畏高也得拼命/拚命爬上去。】



「頂硬上」一詞，明顯是處於困境時自我或給人家激勵的話語，可內地某T恤的製作單位竟將之解讀成「迎難而上、勇於拚搏」⁵，即面對困難仍奮勇前進。那「頂硬上」不就是相當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嗎？這是一些新生代對「頂硬上」這粵詞的詮釋，當中存在一定誤解，與原意有一定出入。

沒錯，以不同形式去傳承粵語是值得嘉許的，但如當中存在曲解其意則不可接受。筆者藉此向有志於粵語保育及傳承工程的人士進言：在解釋粵語語料的過程中，切忌一知半解，須多作考究、對比、諮詢和思索；大膽假設可以，但隨後要小心求證，辨證必須透過邏輯思維進行，否則只流於穿鑿，沒能在工程上「建其功」，卻「添其累」，有心做敗事也。

有一點值得一提，很多時即便你有「頂硬上」，也不一定如心所欲、目標達到。如是者，上述跑樓梯的結局可能是「衰收尾」（慘澹收場）或「擲尾彩」（衣錦榮歸）：



然而，從積極的層面去看，不要因可能面對挫敗而卻步，都是那一句：「不嘗試連機會也沒有了！」

- 1 「咕喱」，讀gu1 lei1（姑離4-1），「coolie」的粵語譯音，泛指搬運工人；漢語譯音是「苦力」。苦力有以力幹苦活的意思，此譯法做到了音義俱近的效果。
- 2 「寶」，粵方言用字，讀dau3（鬥）；量詞，群。
- 3 「嘅」，粵方言用字，讀aa3（唉1-3）/ngai3（崖4-3）；動詞，叫/喊。
- 4 「翹」，廣東字，讀po1（破3-1）；量詞，株/棵。
- 5 「拚搏」一詞並未規範化，宜寫「拼搏」。「拚」讀pun3（判）；文讀）、pun2（判3-2；白讀）

結語

上期提到的「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年唔使窮」歸類「諺語」，今期提到的「頂硬上」則歸類「俗語」。「俗語」與「諺語」，兩者同樣用上民間的粗俗言詞作描述；區別在，前者只描述一些生活常態，後者則蘊含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

所謂「粗俗」，就是有「粗」有「俗」。「粗」是粗鄙，近乎穢語，如：頂你個肺、食屎大和一些夾雜性行為或男、女性器官的短語。「俗」是通俗，如：蛇王、賤格、牛咁眼、雞咁腳、豬咁蠢、衰到貼地、企鵝度成碌木咁、飲奶力都出埋、生就累朋友，死就累街坊。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生活點滴

■ 吳翼民

老宅的樓板縫

故鄉蘇州的老宅還在，老宅的舊樓也在，可舊樓的樓板縫卻沒有了。

古城，城市改造沒有大拆大建，所以街巷依舊，老宅依舊，得以苟延殘喘。在保留老宅的小修小補中，舊樓一條條的樓板縫楞是給補沒了，猶如給舊衣裳打了補丁。這當然是很必要的，不然總歸露醜且不衛生，——樓下客廳吃飯，倘樓上有人走動，一不小心就會給餐桌菜餚灑下「胡椒粉」。所以當初祖母及母親給我們立過規矩，吃飯時不准上樓。

儘管舊樓樓板的縫隙確有缺陷，但對於我來說，此缺陷卻情趣多多。倘住在樓板上通過縫隙看樓下，比就在樓下看，風景要別致得多，因為有着「偷窺」的驚喜。同樣是看，偷窺無論如何比尋常的看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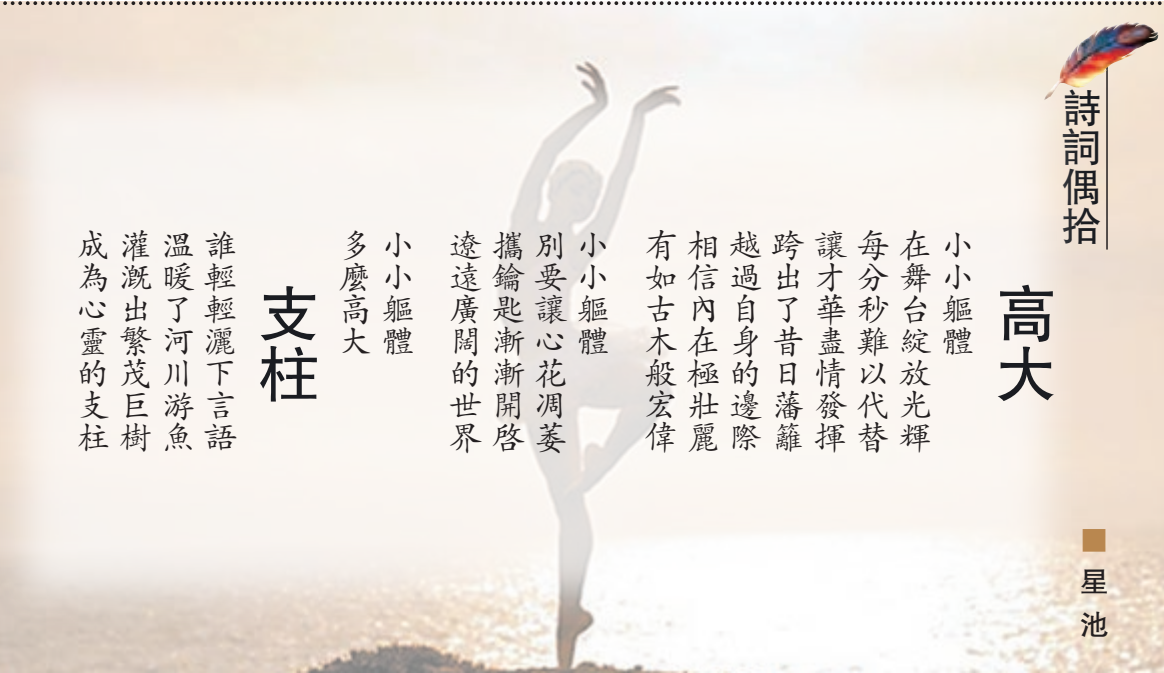
最初發現偷窺的妙處是在樓上看樓下客廳的評彈演出。那時父親一度失業，用自家的客廳開了家經濟書場，初開場，票價低，左鄰右舍前來捧場，客滿，於是我們兄弟姐妹無緣坐書場，只能上「樓座」了，一個個匍在樓板上透過縫隙看、聽說書先生的演出。那時我家書場檔次低，多半只能請「漂檔先生」（不入流評彈演員）演出，可樓板縫看下去，他們風采特好，男先生瀟灑，女先生標緻，說表和彈唱都異常迷人，比大書場「響檔先生」演出還出彩，以至一個多甲子過後，我仍記得他們的面容和穿着，記得男上手名叫卜豪文，記得他們演出的書目是《描金鳳》。

當年樓板縫下的風景還有我家客廳的不定期的文學青年聚會。大姐長我十幾歲，是當年的文青。當年的文青也瘋狂啊，經常呼朋引類有文學聚會，我家客廳也曾是他們聚會的一個場所。凡聚會，大姐是不容許我等在場的，所以姊妹們統統被趕上樓。

好在有樓板縫，可以「聚焦」聚會的全過程。文青聚會最多的是朗誦自己的作品，詩歌散文什麼的，還唱歌，誦唱到動情處，居然會淚光閃爍，我貼着樓板縫居然也被感染了。這也許是我與文學最初引起的共振，許多年後回憶起那一幕幕情景，我依然感動，感動於文學的魅力，從而自己也愛上了文學。這難道不是樓板縫的成全？有意思的是當年聚會的文青，有的成了大學教授，有的成了著名作家呢。

樓板縫窺到了藝術，窺到了文學，也窺到了人生。那年暑假，二哥從南京回故鄉度假，是帶了一撥同學來的。大學畢業了，進入「文革」階段，天南地北的學子擬一遊蘇州園林。二哥理當盡地主之誼，便將一撥男女同學帶來故鄉老宅。這次二哥來得蹣跚，離家還有一百米突然急奔回來，把幾個弟妹（我還打着赤膊）全部趕上了樓。是時我畢竟也高中畢業，省得些人事，斷定二哥的同學中肯定有他的女朋友在。那可來興趣啦，我和弟妹便匍在樓板縫上察言觀色，猜測哪個是二哥的女友？那一撥同學中有三個女同學，我和大妹二妹各猜定一個。待他的同學們遊覽畢各各回程，我們便向二哥攤牌，不用說，我猜的是正確的，是一位戴眼鏡的很秀氣的上海姑娘。一是我看出她的眼神不同一般，二是二哥曾表示要效仿大哥找一個上海女子為妻。這上海女同學不正好合他的選項麼？然而，一年半後這段感情戛然而止了，——二哥突然患上絕症，竟至病篤彌留。我們多麼盼望他的女朋友能來到二哥的身旁啊，但樓板縫窺到過的她終於沒有出現。倒是心儀二哥的一位高中女同學陪伴了他，直到含淚為去世的二哥淨身換衣……

老宅的樓板縫小，窺到的世界可不小啊。



詩詞偶拾

高大

星池